

名

家

简

传

书

系

名家

XI

MING JIA JIAN ZHUAN SHU

◎ 陈坚 陈抗 著

夏衍



中国华侨出版社

● 名家简传书系

夏衍

陈坚
陈抗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衍/陈坚, 陈抗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9

(名家简传书系)

ISBN 7-80120-342-9

I. 夏… II. ①陈…②陈… III. 夏衍一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2095 号

●名家简传书系

夏 衍

著 者/陈坚 陈抗

责任编辑/李建永

装帧设计/李呈修

责任校对/雷平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宏飞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80 千

版 次/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8000 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2 号 100029

E-mail: huaq@public. netchina. com. cn

ISBN 7-80120-342-9/K·66 定价: 12.00 元

小 引

毕竟是1994年的深冬了。12月9日这日深夜，在睡梦中，夏衍依稀听到了一人来自宇宙深底处呼唤的声音。这使得他悚然而醒了。陪夜的小保姆小方这时也被惊醒了，她伸手拧亮了小台灯。桔黄的灯光霎时间洒满了整间斗室，为房间增添了许多暖意。夏公重又闭上了眼睛，渐渐从那一阵心灵的悸动中平静下来。但在感觉中，这个声音造成的回响是如此巨大，聪睿的老人已经直觉到了其所蕴含的象征意义。这时，这位达观老人的心情仿佛得到了数十年来未有的解脱的轻松。随着那声声回响的淡去，他的思绪，亦潜进了意识的最底处，陪随着老年来最为温柔、最为纤细的思乡之情，如羽毛一般，轻轻地飞了起来，飞了起来……

“小方，我要回杭州去了。”夏公喃喃自语。

“爷爷，你一个人去，还是舅舅、姑姑^①一起去？”
此时，小方还全然未能体味出夏衍语气中谑言式的意味，以为这不过是老人一贯的幽默罢了，因此有一句没有一句的搭讪着。

“爷爷这次一人回去。”

“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呢？”

“坐飞机吧。不过，听说机票蛮难买的。”

.....

这次对话就在这里打住了。因为，此时夏衍的思绪已轻轻地、悠悠地，飘回到了哺育他成长、赋予他灵性的杭州城，飘回到了水秀山环江潮澎湃的钱塘江畔，也飘回到了过去那些英气勃勃热血沸腾的日子里去了。

^① 舅舅，指夏衍之子沈旦华；姑姑，指夏衍之女沈宁。

目

录

小 引.....	(1)
一、钱塘之子.....	(1)
二、扶桑寻梦.....	(21)
三、步上文坛.....	(42)
四、影坛辟荒.....	(62)
五、重建文委.....	(87)
六、报人生涯.....	(116)
七、雾都角逐.....	(144)
八、辗转沪港.....	(171)
九、书生作吏.....	(197)
十、自反而索.....	(230)
尾 声.....	(254)

一、钱塘之子

1900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倒不是说，这仅仅作作为西历公元纪年中20世纪第一年头的关系，而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最让中国人痛苦、耻辱、绝望的年份之一。这年8月，八国联军打着保护驻外使节与传教士的旗号，从天津大沽登陆，一路进逼北京。面对这支不足二万人的乌合之众，清王朝调集了北部中国所有的精锐部队加上几十万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民加以阻截，结果却是一败涂地。首都北京在短短的40年中，第二次沦入外国侵略军之手。经此一役，中国各界人士终于开始清楚地意识到：满清政府的存在已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障碍。尽管“庚子事变”后清廷为了苟延残喘，企图做一些三心二意的改革，但许多人还是转而向往革命。孙中山主张暴力推翻清朝的活动日益得到同情和支持。

在这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公元1900年10月30日，旧历9月8日，浙江杭州庆春门外严家弄27号沈学诗家，第8个孩子呱呱落地了（有两个孩子其时已夭折）。因为是儿子，所以一家

人还是高兴的，给这孩子取名叫沈乃熙，字端轩。

夏衍出生的时候，杭州城分为仁和、钱塘二县辖制。夏衍的出生地为杭州府仁和县。仁和几百年来，一直是精英荟萃，名士巨卿层出不穷。清代著名的诗人厉鹗、龚自珍均是仁和人氏。尤其龚自珍，是有清一代数得着的大思想家。他和魏源等人一起，在绝大多数人尚沉浸在乾嘉盛世歌舞升平的气氛时，便对封建体制作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内在的诸种不合理因素，做了尖锐的批判，影响很大。

沈家祖籍为河南开封，宋室南渡时移居临安，在仁和县是大族。城内骆驼桥有一所宅子，为日常居所，而严家弄的房子原本只是沈家祖上下乡祭祖时的临时公馆，到了夏衍祖父这一代，因家道中落，才由城内举家迁去居住。这幢“临时公馆”有个饶有诗意的名字，叫作“八咏堂”。当年全盛时，有五开间七进深。跨进大门迎面是轿厅，入内每一进除了坐北朝南的正房外，均配有东西厢房。有网球场那样大的天井铺一色青石板，室内水磨方砖铺地，雕花的窗棂敞亮开阔。除天井花坛外，宅后还有一座花园。夏衍的祖父沈文远曾为太平军英王陈玉成的记室（秘书），陈对沈文远颇为礼遇。据说，他在寿州战败前夕，还特地派一个“小把戏”（小鬼）护送沈文远回杭州。读书人而“从逆”，在当时是一件很失面子的事情，左宗棠率军收复杭州后，对于沈文远这类“从逆”之人的反攻倒算手段是很激烈的，沈文远虽然逃过了战争劫难，但终于不能应试，白衣终身。不过尽管如此，沈家在严家弄一带，仍有不少的影响力。当地农民一般都管沈家大院叫“墙里”。

在那个兵燹遍地的年代里，夏衍的童年虽未痛尝饥寒交迫、颠簸流离之苦，但灾难还是接踵而至。三岁那年，夏衍接受了他人人生道路上第一个重大打击：父亲沈学诗在除夕祭祖时突然

中风去世。沈学诗，字雅言，是个不第秀才。学问不多，却写得一手好字，家里的楹联、神匾，都出自他的手笔。他酷爱读书，书房的橱架里堆满经史子集及《水浒》、《七侠五义》、《三国志》各类杂著，这些书籍以后便成了夏衍最初的课外读本。父亲长得白白胖胖，为人忠厚老实并长于医道，时常为乡人无偿诊脉治病，在乡间甚得人缘。当夏衍正式登上文坛时，大约有一种告慰亡父的想法吧。他以父亲的字“雅言”的杭州方言谐音“夏衍”为笔名并以之行世。沈学诗去世后，其妻徐绣笙便独立承担了支撑这个家庭和抚养幼年夏衍的重担。在丈夫遽然亡故后，她倔强地面对现实：长子只是学徒，四个女儿尚未出嫁，最小的儿子还刚能走路，田地大多典卖，日用匮乏。但她不信神，不认命，茹苦含辛。她决然辞掉家中原先雇着的一个长工，一日三餐、缝补浆洗等日常家务一应由自己承担，在后园种菜、种豆、种笋，还养蚕、养鸡、养鸭等。另外，还从手工作坊里挽来了钉钮扣、绕边头、摇纱、络丝、磨锡箔等活计，以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其中，络丝可能是最繁重的活了。一副丝如果质量差，要络好常常要十天半月时间。油灯下，每天都要做到夜半光景，手臂酸痛，手指磨出一道道裂纹，磨出了血。交到机坊，如果做工不均匀，就要退回重做，或扣钱，甚至被“回报”。在如此沉重的家务和手工劳作的重压下，徐绣笙心情的凄苦可想而知；但她并不怨天尤人，更不打骂孩子出气。夏衍以后坚韧而宽厚的个性，大约亦源于此。

夏衍本有四个姐姐，但在沈学诗去世后，由于家境日趋败落，大姊丽轩给娘舅家做了儿媳（还是不大光彩的“填房”），而夏衍的四叔领养了他的三姊琴轩。对寡嫂，四叔大致还算是相当照应的，他在苏州衙门做事，每年都要寄一些零用钱。有一年，他回来说：“阿嫂，二哥没有了，这许多女儿，我领走琴轩，

就算是我多生了一个女儿吧。”他自家也已有一儿一女，话里难免有些无奈，不过说到底，还是帮了徐绣笙一个大忙了。此时，夏衍的四姊明轩还小，因此，能管夏衍的，便只有二姊云轩了。二姊对夏衍也特别好，常常教他折纸马纸羊，做各种游戏。对他的顽皮胡闹，例如钓鱼掉进水里，捉蟋蟀被蜈蚣咬肿了手指之类，她总给小弟弟打掩护，不让母亲知道。这一对姐弟的深厚感情一直延续到他们的晚年。沈云轩活到百岁后于1986年在上海去世。至于夏衍那唯一的长兄沈乃雍（字霞轩），却和夏衍自小感情颇为疏离。他年长夏衍18岁，14岁时便入当铺当学徒了，大约在生意人中呆久了，凡事比较看重实利而不太讲感情，因此对于夏衍的出生，他多少抱有一丝芥蒂。当笔者80年代初访问夏衍二姊沈云轩时，她便率直地说：“阿哥勿大要看小弟的，有时他不高兴就讲他是关门狗。”不仅如此，沈乃雍做事情也多有不得体的地方，像为了卖几棵“坟头树”，数次与母亲大吵，把母亲气得哭了好几回。到夏衍上学时，要他以长子身份尽点心力，却又颇多推托之辞。凡此种种，在小夏衍的心中印象大约都不会太愉快的。

夏衍的童年既有过烦扰忧患，也有过欢乐美好的时光。当时的严家弄是一个小村子，南面是庆春门（初名太平门），北面是艮山门（初名坝子门），距杭州旧时这两处城门均为三里路。由严家弄向东四五里，便是浩瀚奔腾的钱塘江。这条我国东南沿海的著名河流全长为五百多公里，流域面积在浙江省境内约为三万五千多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三分之一以上。它虽然没有长江、黄河那样源远流长、流域宽广，却素以“潮来溅雪欲浮天，潮去奔雷又寂然”的钱江潮，“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旖旎风光而传名遐迩。严家弄一带原先便是钱塘江大堤。由于历年泥沙淤积，不断开垦江涂，陆地逐渐向东

延伸，堤塘便变成了公路，如今，僻静的街弄仍不时可以听到不息的涛声和江潮的呼啸声。在石板路小街的四周是田地、河塘和村落，葱茏翠绿的桑园、麻地、菜畦阡陌交错。在这一片山青水秀中，夏衍交识了许多农家孩子。他们一道到河塘里捉鱼摸虾，一道到荒坡野地拾枯柴，一道到河岸上赶庙会，一道到老东岳（寺庙）看东岳大帝审疯子。更令他们快活的，是穿过庆春门、望江门碧绿的菜地、竹园，到钱塘江岸边的沙滩上去看江潮起落，看江上帆影片片，听欸乃声声，潮小时追赶着潮水退时留下的雪白的浪沫……

6岁那年，夏衍进私塾念了一年的《三字经》，8岁，入“正蒙小学”，念《论语》、《孟子》、算术、珠算，成绩都很不错。在文学上，夏衍从小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二姊回忆说：夏衍小时，读书很专心，哥哥爱叉麻将，他就喜欢读书。11岁时，他已经读完《天雨花》、《再生缘》、《双珠凤》、《文武香球》、《三国演义》、《水浒》等弹词、小说。并且常常将书里的故事绘声绘色向姊姊们转述。在上小学时，国语课有“对课”这门作业。有一次老师出了个题目：“福桔”，少年夏衍很快对以：“寿桃”。老师听罢十分惊喜。

1911年中秋过后不几天，辛亥革命爆发了，大清小皇帝的龙座摇摇欲坠。杭州也是充满了革命前的躁动气息。严家弄里那家唯一出售日用货的邬家店中，整日价有人在议论着“手执钢鞭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之类的话。对于这些，少年夏衍似懂非懂。但他的血液却已暗暗为此感奋了。旧历9月14日，杭州宣布光复。革命军推举著名立宪党人汤寿潜为浙江省都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场革命是极不彻底的，不少人所以革命只是为了投机，对于民主、共和之类其实并无概念。而对清廷，对于革命前途，其中很多人更抱着观望态度。这些人都不

愿意将事情做绝，自然，也不肯将与清朝血脉相连的象征——辫子给剪掉。然而，小夏衍一日在与表哥李幼甫玩耍时，李问道：“杭州开始剪辫了，你敢不敢？”他居然就当真负气一刀剪下辫子。这种当出头椽子的行为受到他母亲极严厉的呵责，要知道，当时连革命政府都督汤寿潜都是未剪辫子的呀！

剪辫事件后不久，由于家境每况愈下，经过舅舅的介绍和安排，夏衍到了德清县高等小学念书。德清县是浙江北部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镇。这里地处杭嘉湖平原，西部为天目山余脉，群山连绵，东部则为平原水乡。“碧水翻从城里过，青山直到县前来。鱼商酒肆晴迥集，钓艇莲舟共晚回。”这是明代诗人张羽（《登百凉山》）对德清县城的写照。德清不仅山河毓秀，物产富庶，而且文化事业也相当发达。到了清代，德清一度被视为浙江西北“文风鼎盛之地”。徐、胡、俞、蔡四姓被誉为“四大家族”，徐家五世入翰林，蔡家历康熙、雍正、乾隆朝三出状元，胡家的胡渭精通舆地学，俞家俞樾在有清一代，可称是一流经学大师。到晚清、民国时期，德清一县，尊师重教，蔚然成风。1901年，德清人许炳和蔡焕文在德清城关镇内创办了一家用“新法教授”的“务本学塾”，在湖州一带号称“得风气之先”。1904年，在当地士绅蔡焕文、程森、施涵、徐士骏的呈请下，“务本学塾”正式改设为“官立两等小学堂”，即现在的德清城关镇第一完全小学的前身。夏衍就是在舅父徐士骏的照拂下，才得以进这家小学念书。

德清县高小校长曹绪庄是夏衍遇到的第一位恩师。他原是目前秀才，严于教书也严于教人。他的办公室设在三个教室的走廊上，一张方桌除文房四宝外，就是一摞摞学生的作业。除了上课、巡视，整天就坐在方桌边批改作业。他坐的地方，三个教室的动静都能听见，只要他一到，立即秩序井然，肃然无

声。曹老师十分重视利用乡贤事迹教诲后代。学校左侧有一座保持明代建筑风格的大殿明伦堂，是当地祭孔的地方。凡本县出身考中状元、探花、榜眼的人，在这里都有一块匾额，写着“状元及第”及某某人在某年中式之类的字样。曹老师常常带着夏衍等学生到明伦堂来，向他们历数德清在清代出的几个状元的名号，夏衍记得最后一个状元即为俞樾（曲园）——他是后来白话诗人俞平伯的曾祖父。这对于少年夏衍求学奋进无疑是个有力的鞭策。在德清高小读书期间，在精神上，夏衍是欢愉的，有好的老师，也有要好的同学。像他成年后几位最亲密的朋友，如蔡经铭等人，就是在这时期熟识的。他们平时一起玩耍，学习上相互切磋，你追我赶，到最后毕业时，几个小朋友分享了全校毕业生的一、二、三名。

德清距离杭州不远也不近，坐“脚划船”也要七八个小时，每年寒暑假可以回家，但在德清上学时，夏衍也常常感到了寂寞和孤单。本来，他年少远游，缺乏母亲的照顾，内心就够凄惶的了。他的舅父徐士骏，又是一个相当老式的家长。而他的表兄妹们又比他的年龄大得多，玩不来，因此他常常只能独居后院。到晚上，就在油灯下独自看书，或是帮着舅舅家开的“赏发档”、“德和酱园”，记记流水帐，抄写一张张会帖。每每在这时，舅舅家的小花猫便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伙伴。他同它嬉戏，玩累了，猫就蜷在他被子上打盹。从此夏衍也就同猫结下了不解之缘。到后来，他的夫人蔡淑馨说他脸型像猫，有时就干脆用日语叫他“ねこ（猫）”（日文，即猫）。他一点也不生气，因为他觉得自己和猫是有特别缘份的。

在德清读书三年半，到1914年夏天毕业，夏衍由母亲接回了杭州。19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一年，按照虚岁，这一年他已经15岁，算得上是个半大人。作为一个准知识分子，

在那样一个时代气氛下，他自然地对国家的危亡、民族的前途表示出一种关切之情。一次，他和表兄李幼甫谈起这方面的问题，问道：“你看会亡国吗？”李幼甫俨然以长辈对付小毛孩子的口吻说：“谁也说不定，康有为不行，孙中山又不行，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又说，“陈天华你知道吗？他主张革命，可是他后来感到失望，一气之下，跳海死了。你不会跳西湖吧！”夏衍当时血气方刚，和李幼甫大吵一架，但不得要领，只能悻悻而归。不过，在1914年，更切实的生计问题是最令夏衍感到焦虑不安的。这一年，沈家陷入了全面匮乏困顿之中，他饱尝了穷愁潦倒的滋味。显然，继续读书是不太可能了。

一天深夜时分，夏衍倚在床头，凭着一盏豆油灯的微光，看从表哥处借来的《鲁滨逊飘流记》。小说里主人公引人入胜的冒险奇遇，使他忘却了白天因不能升学而引起的种种烦恼。忽地，寂静中传出母亲在被窝里啜泣的声音。他想，自己有责任挑起一份家庭生活的重担。想了一夜，他有了决断：进城去找工作。瞒过了母亲，经过几天的寻觅，奔走，他终于在太平桥附近的泰兴染坊店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做学徒工，没有工钱，但管饭。

带着一丝淡淡的轻愁，夏衍便到泰兴染坊上工了。由于夏衍老实勤快又聪明好学，再加上受过正式的教育，染坊里的老板和帐房对他有些另眼相看。给他派的活，总是相对干净些、轻松些，因此夏衍倒也未觉得做学徒工有太大辛苦的。就是在泰兴染坊里，夏衍深切地目睹了手工操作的染色工人的劳苦情况。当时的作坊根本没有机器，练棉纱，就在一口大锅把碱水煮滚，然后把生纱搭在一根木棍上反复煮练。练工是不带手套的，他们的手掌长期和高温碱水接触，整个手掌就逐渐结成了一块大趺，而且由于强碱的腐蚀，厚趺上就发了蜂窝似的孔点。夏衍在泰兴染坊待了段不算太短的时间，大约是八个月左右。1915

年春，一个人生转折的机会从天而降：他被保送浙江甲种工业学校读书了。原来，甲工由于办学有方，校誉日佳，这一年晋格为公立学校。浙江省每个县都有选送二名公费学生的机会，学费由各县政府部门支出。因为夏衍在德清高小品学兼优，成绩突出，受到校长赏识，他非常幸运地被列入了保送生的名额之列。

1915年9月，夏衍进了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开始了他五年的中学生涯。

“甲工”最早开办于1911年3月，当时名称为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分机械、纺织二科，修业期限为3年。辛亥革命期间一度因经费断绝而停课；1912年3月复课，改称浙江公立中等工业学校，至1913年始改名为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增加了染色、化学等专科，修业期限为4年，另设一年预科。甲工校址设在蒲场巷场官弄报国寺（今大学路）。校舍四周，护城河环绕，河畔有两座小山，有一面连着旧城的城墙，林木苍翠，流水悠悠，环境幽静，风景优美。开办之初，利用停办的铜元局现成楼房改为学生和教员宿舍；又将原有动力、金工、木工、锻工等车间改为学校工场，作为学生实习场所。工校课程（包括体操、图画）每周上课14小时，实习18小时，实习成绩与课堂知识并重。规定的课程比一般中学既多且深，像数学，为赶上或超过日本中等技校的水平，数学已教至微分和大代数。主要课程用的也几乎全是外文原版教科书。学生成绩分操行、学科、体育三项，一课不及格，而平均分数及格，毕业时只给修业完毕证书。由于学校功课繁重，学生中途退学者不在少数。

在甲工最初的两年中，夏衍似乎完全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学生，学习勤奋，成绩很好。期间，他遇到了一位他终生不忘的“最好的老师谢乃绩”。谢乃绩，曾东渡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

于1907年归国。他早年受革命思想影响，参加过光复会，十分崇敬革命领袖人物徐锡麟、秋瑾。1918年一天，谢先生在讲堂上抛离开课本，向同学们讲解了秋瑾是为中国革命殉国的事迹和“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他以庄重的口吻对大家说：“秋瑾是为中国革命第一个被砍头的女性，秋瑾的死，不单是为女界的自由，也是为了全中国人的自由。”当讲到这番话时，他眼睛里放射出异样的光辉。从老师略带苍凉的语调里少年夏衍倾听到了对历史真谛的阐扬和一种生命激情的汹涌。夏衍一生敬仰秋瑾，佩服她以一弱女子敢为革命抛洒一腔热血的奋发意志，并以此自励，这渊源，大半便出自谢先生。谢老师讲授课评文，注重言之有物，平实明确；他十分推崇《古文观止》，像其中王禹偁《黄冈竹楼记》那样叙事生动、用语凝练的好文章，一定要学生反复阅读，并且全文背诵出来。谢先生还主张写文章文风要舒张淡雅，反对剑拔弩张。夏衍记得，民国五、六年，正当复辟和军阀战争时期。当时有一种风气，一到两派军阀打仗，双方都先要发表一篇洋洋洒洒的讨伐宣言，这类由各自幕客所写檄文骈四骊六，写得有声有色，不知不觉，也对夏衍产生了影响。这年冬天，杭州隆重联合追悼黄兴、蔡锷去世，事后夏衍在作文中写了一篇表面追悼黄、蔡，实则反对专制政治的作文，情感激涌，自以为写得痛快，谁知道谢先生看后，却加了这样一个评语：“冰雪聪明，惜锋芒太露。”

作文本发下来，夏衍看到这九个字的评语，甚为困惑，不懂是何意思。一天，他走在校园里，蓦地听到谢老师的喊声。夏衍以为他要谈作文的事，谁知道他开头先问：“你除了学校里教的书以外，还看些什么书？”夏衍惶惶然地接触了一下老师的目光。“在家里看《三国演义》。”他小声说。谢老师点点头，没有反应。“最近还看过一本《玉梨魂》。”像是怕老师责怪他不坦白

似的，夏衍接着报了个书名。“《古文观止》里那几篇列传，例如《伯夷列传》、《屈原列传》之类，都能读下去么？”“有些地方还得问人或查查字典。”谢老师高兴地点点头，加重语气说：“要用功读这一类文章，好好体会，然后运用他们的长处，叙事清楚，行文简洁，记住，不要受了报上那些坏文章的影响。”这一次亲切的谈话，令夏衍终生难忘，对夏衍日后清淡简明文风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夏衍在60年后回忆这一幕时还说：“这位恩师的话，我还是常常想起，引以为戒的。”

在甲工读书期间，1917年是夏衍的思想、感情、情绪都产生根本性转变的一年。从家庭影响这一面来看，当时沈家已日益陷入穷困的境地。读书几年里，不要说学杂费往往是拖欠，受到校方一次次催促，夏衍甚至连一双防雨的钉鞋都买不起，下雨时仍只好穿着布鞋去上课。鞋底湿透，就用体温自然烘干。

1917年11月，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人类史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这场革命，对于全世界人民来说，都是一次彻底的思想洗礼。不过由于耳目闭塞，消息传到杭州，可能已经是1918年了。尽管资产阶级的传播媒介对于列宁、布尔什维克的形象做了歪曲的报道，但青年们还是从零星披露的材料闻出了革命的气息，从中受到了鼓舞。工校图书室里的报刊是很有限的，除了《之江日报》、《浙江民报》之外，只有一份上海的《申报》；然而在学生宿舍里，却可以见到上海出版的《时事新报》、《民国日报》，这些报纸的副刊《学灯》、《觉悟》十分活跃，不断地发表许多介绍各种新潮和报道俄国革命真相的文章，它们所宣传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及十月革命后劳农当家做主的新制度，像磁石一样把夏衍吸住了。尽管这类文章不太好懂，对各派新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工团主义等等的解释也不一致，但夏衍还是饶有兴趣地阅读，时